

孙有贵 著

民族连之歌

白山出版社



民族连之歌

孙有贵 著

白山出版社

1997.6 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连之歌/孙有贵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1997. 6
ISBN 7—80566—525—7

I. 民… II. 孙…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01623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10013

沈阳七二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22.625 印张 584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耿树新 周凤鸣 责任校对: 陈明兰
装帧设计: 赵连志 彭和群

印数 1—5000

ISBN7—80566—525—7/I·72

定价: 32.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反映当代军营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多民族连队的组建和建设为主线,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述了来自维、哈、蒙、回、朝、汉等 14 个民族的官兵团结互助,共同建设全面过硬连队,以及连长、指导员以连队为家,用父母心、兄长情带兵爱兵的感人故事。一些艰苦环境中刻苦练兵、抢险救灾的景况,感人肺腑,励人奋进;一些在事业与家庭、婚恋、退伍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葛,委婉曲折,扣人心弦,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军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官兵所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精神风貌。作品语言朴实无华,细腻流畅,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动情之处催人泪下。

引子

一列载着少数民族新兵的火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天山山脉驶向中原大地，由此引出了和平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初春，一列运兵火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天山山脉，进入浩瀚的大戈壁滩。从空中望去，在隆冬晨光的照耀下，犹如一条蚯蚓在漫漫的黄沙中蠕动。

七号车厢里的马灯随着列车的颤动，在一闪一闪地忽悠着，玻璃罩内发出淡红色的光。借着微弱的亮光看去，新兵们正一个挨一个地蜷曲在铺着厚草和凉席的地铺上熟睡。呼噜声、咬牙声此起彼伏。车厢的四周挂着冬不拉、热瓦甫、马头琴等少数民族的乐器，随着车厢的晃动“丁零铃铛”地响着。

车厢中间是个炉子，里边正闪着通红的火光，还不时传出煤块“噼里啪啦”地炸裂的声响。炉子旁边放着几个大纸箱子，里面装着面包、饼干和煮好的牛肉等食品，这是途中备用的干粮。纸箱子旁边是一个保温桶。在车箱门一侧放着个瓦罐，这是在列车运行中，为那些急于想“方便”的新兵准备的。它一般很少使用，主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太好意思。再则，那气味也会给车箱内造成空气污染，会受到大家的一致“谴责”。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新兵们是不会使用它的。

突然，车轮发出“吱吱”的刹车声，在这宁静的清晨，真让人有点发惨！巨大的惯性，惊醒了正在车厢门口熟睡的排长阿不都。透着从车窗斜射进来的阳光，阿不都揉揉眼睛，从车厢门往外边看了一下，见是一个只有四股道的小站，叹了口气：“哎！又是临时停

车。”他嘴里唠叨着，伸了一个懒腰，惊动了睡在他旁边的一名新兵。

“到站了吗？排长。”

阿不都又打个哈欠：“到站？照这速度，再走上三天三夜也到不了。”说完站起来，拧灭马灯，然后又坐回原来的地方。

“怎么老停车啊？”旁边的新兵又问。

“这条兰新铁路是单轨，没办法。会车时必须有一辆车停在车站，给另一辆车让路。”

“排长，什么是会车呀？”新兵阿扎特第一次坐火车，刨根问底。

“会车就是两辆不同方向的车相遇。”

“怎么老是咱们的车停下给人家让路？”新兵憋不住好奇心，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阿不都本来就为临时停车的事搞得心情烦躁，听到这名新兵没完没了地问这儿问那儿，就不耐烦地说：“我说阿扎特，这是铁路上的事，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那个叫阿扎特的新兵，张张嘴还想说什么，听到排长的口气有点不耐烦，看了排长一眼，不再吭声了。

阿不都看见一个穿着铁路制服、肩背白色帆布包的工人正从站台上走着，就高声喊道：“工人师傅，这是什么地方啊？”

站台上的那名铁路工人回答：“这是新民堡。”

阿不都又问：“离玉门站还有多远？”

“马上就到了。”

“谢谢您！”

说话声惊醒了车厢内的新战士，他们揉揉惺忪的双眼，挤在这闷罐子车仅有的几个小窗口争先恐后地朝外看着，嘴里还嘟嘟囔囔说着什么。

站台上几个工人发现这节车厢的新兵与众不同，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咦！这个车厢怎么这么多大鼻子新兵？”

“是不是苏联人啊？”

“瞎说！苏联人怎么会到中国来当兵。”

“好啦！新疆的少数民族和苏联人长得差不多，他们可能是少数民族。”

“对！肯定是。”

那个自认为判断正确的青年工人，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眼力，又高声问道：“你们是少数民族吧？”

没有回音。

“你们从新疆来，是吧？”

车内的新兵只是冷漠地看着这几个工人，谁也不回答。不是他们没听懂，而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再则，上车前排长一再叮咛，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自己来自何方和去向。排长还说这是纪律，一个军人如果违犯纪律是要受到处分的。纪律这个名词，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还不能全部理解它的含义，但从排长那严肃的表情和反复强调来判断，这肯定是一个重大问题。

“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机车吐着白气，“哼哼”着，拖着沉重的身体慢慢地启动了。

列车又开始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穿行。铁路两旁是一个连一个的大大小的沙丘。越过沙丘往南望去，在天与地的连接处，白雪皑皑、层峦叠嶂，犹如竖起一道白色屏障的祁连山脉依稀可见。

戈壁滩的气温，在夏天素有“早穿棉，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之称。在这地冻天寒、北风呼啸的冬季就更不用说了，一旦遇上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寒流，狂风便会卷着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整个一个黄澄澄的世界。车一走起来，冷风便无情地从车厢板的各个空隙钻进车厢里，离火炉远的新兵都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

阿不都估计快到玉门车站了，就站了起来，走到车厢中间往四周环视了一遍，大声喊道：“大家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过一会儿

就到站吃早饭了！”说完他转过身，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阿不都的话音刚落，车厢里顿时乱成一片。有穿衣服的、有穿鞋的，还有动作快的已经开始打背包。不知谁的鞋找不着了，急得直喊。一股尘土在车厢内慢慢地升腾着，呛得人直咳嗽。

这节车厢的新兵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青年，他们当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朝鲜族、藏族、锡伯族、塔塔尔族、满族和撒拉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们满怀着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穿上绿色军装，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奔向向往的绿色军营。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更是第一次走出新疆。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而到底怎么个精彩法，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未知数。

负责接兵的排长阿不都是位来自赛里木湖畔的哈萨克族青年军官。他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两个脸蛋上罩着一层暗紫色，这是长期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被紫外线照射的特有标记。他近一米八五的个头，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胳膊，真跟一头高大的伊犁马一样，使人望而生畏。他天生就是个打篮球的料，先天的身体素质和后天的环境，把他造就成了一名优秀的业余篮球运动员。他既是连队和营、团篮球队的主力，也是师篮球队的主力。每次比赛只要他上场，对方都得派两名队员专门“照顾”他，即使这样，往往也无济于事。别看他人高马大，但在篮球场上，他竟能在几个人的夹击下，像泥鳅一样，左冲右突，东钻西溜地钻到篮下。他那只大手能将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篮球一把抓起，篮球就跟沾在他手上一样。他最拿手的就是远距离投篮，在三分球线附近基本是出手就中，常常叫对手望球兴叹。因此，每次比赛，他都是令对手头疼的人物。

阿不都整完了自己的东西，犹如一尊铁塔，站在车厢中间大声宣布：“停车后，各班副班长带上一个人跟着司务长去打饭，其余人员抓紧处理大小便。到站停车后不许乱跑。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军运号码是 55707。一旦掉了车，立即找到车站的军代表或车站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军运号码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安排你找到部

队。”他又用维吾尔语重复了一遍，然后大声问了一句，“大家听清没有？”

“听清了！”新战士们操着各种语言回答着。

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阿不都在车厢里巡视着。他发现许多新兵背包打得松松垮垮，就指着离他最近的一个背包问：“这是谁的？”

“我的。”一个和阿不都身材差不多，长着黑黑脸膛的新战士用哈萨克语小声回答。

“库尔察克，你打的背包松松垮垮，要是行军，走不了几步就得散掉！”

“排长，我不会打背包。”那位叫库尔察克的新兵说。

“你在家是不是经常骑马？”

“我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骑马时马鞍子要拴牢，跑起来才安全、舒服，这打背包和拴马鞍子是一个道理。”说完，转身冲着其他新兵喊道：“不会打背包的过来看看我是怎么打的。”然后，就将库尔察克的背包绳解开。不少新兵早已围了过来，只见阿不都将背包带折成两道，把叠好的被子往上一放，用左膝盖压住一根背包带，右手抓起另一根背包带，一连串地左缠右绕，背包就打好了。新兵们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阿不都拍拍打好的背包，站起身，看看新兵们问：“怎么样，看清了没有？”

新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作声。

“到底看清没看清？”阿不都问话中带着一股怒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胡萝卜就烧酒——嘎嘣脆”，喜欢干脆利索。看清了就痛痛快快地说看清了，没看清就干脆回答没看清。这不吭声是什么意思？他又问一句，“看清没有？”

“排长，你的动作太快了。”看到排长有点儿发火，不知哪位新兵小声嘟囔了一句。

“我刚才这种打背包的方法是快速方法，这种方法一般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还有一种方法，是比较慢的方法，但打起来比较美观。下面我再分别示范一遍，大家注意看。”说完，他就摆开架式，将两种方法分别示范了一次。

“怎么样？这回看清没有？”

“看清了！”这次新兵们齐声回答。那个叫库尔察克的新战士也点了点头。

排长趁热打铁：“看清了就自己去练。”然后，对站在旁边的库尔察克说：“库尔察克你再试一遍。”

库尔察克把刚才排长捆好的背包又解开，按排长教的方法，开始打背包。尽管动作比较慢，但终于将背包打好了。他满头流汗地抬头看看排长。

阿不都用手按了按库尔察克打的背包，点点头：“基本方法是掌握了，就是太慢，看来还是不熟练。一会儿吃完饭，好好练练。”

那位叫库尔察克的新兵说了一声“是”，就坐了下来。

“连背包都不会打，真笨！”那个叫阿扎特的新兵瞥了库尔察克一眼，讥讽地说。

这话正好被库尔察克听见，他扭过身，刚要反击阿扎特，旁边的另一名新战士按了他一下，库尔察克狠狠瞪了阿扎特一眼，没吭气。

列车仍旧在黄沙中穿行着，尽管车外两旁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丘，可仍有几个新兵趴在窗口往外张望着。

“排长，过了玉门关是不是就该进入内地了？”一个中等身材，外表斯文的新兵轻声问。

“基本上是吧！”阿不都看着车外的风景，点点头。突然，他扭过头，看着刚才问话的新兵，“哎，你怎么知道过了玉门关就进入内地了？”

“我们上学时学过历史。汉武帝时，大将霍去病率兵击败匈奴，在甘肃设置了两关，就是玉门关和阳关。这就是从内地通往西

域的两个通道。”

还没等这个新战士把话说完，那个叫阿扎特的新兵就快嘴快舌地插了一句：“玉门关就是人们老说的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关口之一。”

那个看起来比较文静的新兵接着说：“唐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玉门关指的就是这里。”

阿不都真没想到这些少数民族战士中居然还有能背诵唐朝著名大诗人王之涣诗篇的人，他不禁赞扬道：“阿勒泰，看来你肚子里还真有点儿墨水啊。”被他夸奖的那名叫阿勒泰的新兵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车速越来越慢，铁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多。阿不都估计快到了，便站起来，走到车厢门口，将滑动的车厢门推开一半，然后紧了紧系在门两侧的保护绳，伸出头往列车前进的方向望了望，又缩回来。

离车站越近，阿不都的心情越紧张，他主要是怕这些从没出过远门的新兵“掉车”。这是他们从乌鲁木齐发车后的第一次停车吃饭。在这闷罐子车里憋了整整一夜的新兵们，在车厢里还能看得住他们，一旦下了车，这几十个人还不跟放羊似的。车站上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万一要是少一个人，到哪儿去找啊！火车可是不等人。想到这，他转过身朝车厢内大声喊着：“我再重复一遍，下车后不许乱跑，先上厕所，方便方便，然后集合吃饭，动作要快。记住！我们是七号车厢。听清没有？”

不是阿不都罗嗦，他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新兵虽然有他老实听话的一面，但由于他们都是第一次乘火车外出，一旦下了车很可能有人发懵，尤其是遇到特殊情况往往不知如何处理，再加上有些战士不会说汉语，所以，把能想到的都说在前面有好处。对新兵，接兵干部就得厌其烦地勤唠叨着点儿，让他们把该记住的话，都切实记在心里。他们的父母把孩子交给你了，你不负责任，

能行吗？接兵干部的责任，就是保质保量保证安全地把新兵们接到部队。还没到军营，就出了问题，既对不起他们的父母，也没法向部队领导交待。

新兵们也许摸清了这位排长喜欢干脆的脾气，听到他的问话，高声答道：“听清了！”

听说要停车吃饭了，在闷罐子车里整整闷了一夜的新战士顿时来了精神，每个窗口都挤着四五个脑袋，好奇地往外张望着。昨天从乌鲁木齐发车后，他们的眼睛就没离开过窗外的景色，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无可奈何地关上小铁窗。他们想看看这新疆以外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列车终于“吱”的一声停了下来，站台上顿时一片喧腾。口令声、哨子声、广播声响成一片，新战士们的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四处张望着，而更多的人也在张望着他们这些“大鼻子兵”，在议论他们的长相，判断着他们的民族，打听他们的去向。阿不都宏亮的声音在整理队伍。

司务长跑了过来：“阿不都，你们打饭的人呢？赶紧跟我走。”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新兵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所以，饭菜是单做的。

阿不都连忙喊道：“各班副班长，赶紧带着打饭的人跟着司务长去打饭！”

几个新兵随着司务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之中。

这是个中小城市的军供站，由于接兵季节的到来，显得格外繁忙。墙上贴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向新战友学习！向新战友致敬！”的大幅标语。军供站已经按各接兵部队的提前预约，将饭菜分好，只等新兵一到，就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他们吃上热饭热菜。

阿不都刚把新兵们带到军供站院内的空场上，司务长就带着各班临时指定的副班长端来了饭菜。主食是冒着热气的富强粉馒头，满满抬来了四大筐。副食是炖牛肉，每班一盆。各个班蹲在地上围成一圈，副班长将菜分到每个人喝水用的缸子里。喧喧腾腾

的大白馒头，对于一些吃惯了烤饊的少数民族新兵们来说，还真是一件新鲜事，也许是由于一夜的颠簸，他们腹中早已是空空如也，所以，也没有多问，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库尔察克右手拿着一个馒头，左手拿着的筷子上还插着四个。他看了看排长，见排长咬了一口馒头，他也就照着手中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心里在琢磨，这个东西倒很好吃，这么软乎，不知是怎么做的。库尔察克来自哈萨克族，他们在家时，从来都是吃烤饊，而且是用手掰着吃。面对这雪白的圆馒头，也许是看见排长在一口一口地咬着吃，也许是因为太饿了的缘故，他没有时间去考究到底是掰着吃还是咬着吃了，只要是填饱肚子就行。只见他手里的馒头是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山字，只几口就消灭了。

排长阿不都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冲着他说：“库尔察克，慢点儿吃，有的是呢。”

库尔察克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排长，我这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地叫了。”

“赶紧吃吧！吃饱点。”阿不都说完，将自己缸子里的菜拨给库尔察克，库尔察克推让着，最后还是乖乖地让排长把菜拨到了自己的缸子里。四大筐馒头，顷刻间就见了底，司务长又搬来一筐。

阿不都笑着问大家：“怎么样？都吃饱了吧？”

“吃饱了！”大家答道。

“库尔察克呢？”

“吃饱了。这饭菜真香，我比在家吃得还多。”

站在旁边的阿扎特咧了咧嘴：“真没出息！”

“你说谁？”库尔察克听见了阿扎特说的话，攥着拳头朝他走来。旁边一名长得五大三粗，叫铁木尔汗的新兵，赶忙一把拉住库尔察克：“算了，库尔察克，别理他，咱们走。”

库尔察克朝着阿扎特“哼”了一声，边走边说：“咱们走着瞧，你别欺人太甚！”

阿扎特冷笑一声：“哼！土包子。”

集合哨声响了，站台上又是一片忙乱，新兵们慌忙寻找着自己乘坐的车厢，各车厢带兵干部都站在自己车厢前呼喊着自己的兵。

阿不都站在七号车厢门口，一边朝车厢内喊着：“各班清查人数！”一边又朝站台上张望着。

六号车厢的汉族排长张大光冲着他喊道：“阿不都，你的兵丢不了，也不会上错车！”

阿不都没有听出张排长话中有话，他一面朝远处张望，一面问张排长：“为什么？”

张排长说：“你往车厢前一站，就是一个最好的路标，谁都不会认错。再说，你们排的新兵到别的车厢，人家马上就会把他送过来，因为他们的长相太特殊了。”

阿不都一听，说：“你别拿我们寻开心了！”然后，冲车厢里喊了一句：“各班都到齐没有？”

班长们回答“都到齐了”。阿不都还是不放心，他跳上车厢，拿出花名册，开始点名。被点到名字的新兵大声地答“到”，当点到“阿勒泰”时，只听几个人同声答：“到！”

原来这批新兵里面有三个叫阿勒泰的，而且还都是来自一个生产队。其中两人是哈萨克族，另一人是柯尔克孜族。由于他们生产队离县城很远，加上家长们一再要求让他们在一起，好互相有个照应，所以，就把他们编在了一个班。没想到因同名，只要叫阿勒泰，三个人就同时都答应。阿不都忘了这码事，又喊了一声，“阿勒泰！”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都答：“到！”阿不都这才想起叫阿勒泰的有三个人，只好说：“三个阿勒泰都站起来。”三个阿勒泰听到命令后，立即起立。阿不都一看是三个，笑着摇摇头说：“坐下吧！”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阿不都将保险绳拉上。这时接兵连连长跑了过来：“阿不都，你们排到齐没有？”

“到齐了。”阿不都爽快地回答。

车站的广播里响起了悠扬的乐曲。汽笛长鸣一声，列车又缓

缓开动了。站台上的铁路职工像军人一样笔直地站立着向列车行注目礼。一个挤在阿不都身边的大个子新兵调皮地行了一个不正规的军礼，然后一吐舌头，逗得其他几个新兵都笑了起来。排长阿不都爱抚地用手拍了那个敬礼的新兵的头说：“阿勒泰，看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跟军人一样，到部队后，要把你们训练得比他们的姿势还标准。”那个叫阿勒泰的大个子战士又吐了吐舌头。

由于刚吃过饭，大家来了精神，车厢里到处都是说笑声。有人弹起了冬不拉，欢快的乐曲伴随着列车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嚓、咔嚓”声，像是一场没有人指挥的交响乐！

阿不都坐在新战士中间和他们山南海北地聊着天。一个瘦小的战士问阿不都：“排长，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部队啊？”

一听这话，许多人都随声附和着。这是车厢里所有新兵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坐火车再新鲜，也有个尽头，他们所希望的是赶紧到达目的地，看看向往已久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

阿不都掰掰手指头：“前面还要经过兰州，然后出甘肃，进陕西，经过西安，再出陕西，就离咱们的目的地不远了。大约还得两天两夜吧！”

“啊？还得那么长时间啊！”新兵们一听都吃了一惊。

对他们这些从来都没有坐过火车，而且第一次坐火车就走这么远路程的人来说，真是太难熬了。好在他们都是第一次，走到哪儿都感到新奇，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否则早就受不了了。

“这是什么火车，还不如骑马快！”那个叫库尔察克的新兵大声说道。

阿不都看了他一眼，问道：“库尔察克，你那马再快，它能连续跑上几天几夜吗？”

库尔察克摇摇头。

“可这火车就没关系了，他可以不停地跑。”

突然，靠北边窗口的一个新兵喊道：“你们快看，那边有一个高

高的门楼和大墙！”

新兵们都争先恐后地挤到窗口。

只见在列车运行左侧的远方有一座雄伟高大的门楼，与门楼连接的是一道绵延的青砖高墙。

“那就是有名的嘉峪关。”阿不都凝视着远方那高大的建筑物。

“嘉峪关是什么呀？”这些从没出过新疆的小伙子们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边的终点，对吧？排长。”那个斯文的叫阿勒泰的新兵说。

“对！”阿不都说，“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段的终点。因位于嘉峪山的东南麓而得名。它的南边是祁连山，北边是龙首山、马鬃山，城关居其间，城墙横亘戈壁，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阿不都经常走这条线路，沿途的名胜古迹他都了如指掌。

“我只听说过长城，可从来没见过。今天可是看到真长城了。”一个大个子新兵激动地说。

“城不都是方形的吗？为什么又叫万里长城呢？”不知谁问了一句。

“我上学的时候，地理课老师专门给我们讲过万里长城。”那个叫阿扎特的新兵赶紧插了一句。

排长看看他：“那你就给大家说说。”

“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的防御工程。它与一般的城不一样，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城圈，而是一道道长百里、千里、甚至是万里的长形城墙。长城是春秋战国时开始修的，那时还是一段一段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原来的长城为基础，进行了修缮增筑，成为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宁东部的万里长城。秦以后，直到明朝末期，长城又经过多次的修缮和增筑，尤以明代建筑工程最大。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约七千三百五十公里。长城最出名的地方有三处。就是河北、辽宁交界的山海关，北京的八达岭，再有就是这个嘉峪关了。”阿扎特把他记忆中有关长城的知识

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

新兵们好奇地听着。

“阿扎特说得对。”排长阿不都说，“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它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解放军也是一座长城，是一座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如今你们走进了这座长城，成为这座长城的一块砖，你们要牢记家乡父老们的嘱托，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这座钢铁长城！”还没走进军营的大门，阿不都就先给这些新兵上了生动的一课。

新兵们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嘉峪关和绵延无尽头的长城，仔细琢磨着排长的话，心中不禁升起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他们决心不辱使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牢这座钢铁长城，保卫祖国领土不受侵犯，保卫四化建设，保卫人民的幸福生活。

列车犹如一条黑色的巨龙，怒吼着从黄土高原奔入中原大地。由于地势由高到低，列车就着下坡，速度显然加快了。

已经过了省城，很快就要到达部队了。排长阿不都显得格外兴奋，他将车门拉开一条缝，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中原大地的新鲜空气，感到特别舒服。铁路两旁再不是一望无际黄澄澄的沙丘和黄土高坡了，而是一片一片郁郁葱葱的麦苗，在这到处是光秃秃的严冬季节，给人们一种清新、舒服的感觉。阿不都虽然眼睛在看着外面的景色，可心里却在想着连队。

战友们怎么样了？离开连队已经一个多月了，虽然在新疆接兵期间收到连队的两封信，可那毕竟是受篇幅所限，不能把连队所有的人和事都罗列清楚。

这人说来真怪，整天在一起的时候，倒没觉得怎么样，可一离开没几天，就跟分别几年一样，特别想念连队的同志们。这也难怪，毕竟朝夕相处好几年了，天天摸爬滚打地在一起生活，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接兵离开部队时，就听说连队要进行调整，要专门成立一个由